

經史百家雜鈔

足本曾文正公全集

何其智印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經史百家雜鈔序例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著，曰訓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訓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大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竊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辟秦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抄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輒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湘鄉曾國藩識。

著述門三類

論著類 著作之無韻者，經如洪範、大學、中庸、樂記、孟子，皆是。諸子曰篇，曰訓，曰覽，古文家曰論，曰辨，曰議，曰說，曰解，曰原，皆

是。

詞賦類 著作之有韻者，經如詩之賦頌，書之五子作歌，皆是。後世曰賦，曰辭，曰騷，曰七，曰設論，曰符命，曰頌，曰贊，曰箴，曰銘，曰歌，皆是。

序跋類 他人之著作，序述其意者，經如易之繫辭、禮記之冠義、昏義，皆是。後世曰序，曰跋，曰引，曰題，曰讀，曰傳，曰注，曰箋，曰疏，曰說，曰解，皆是。

告語門四類

詔令類 上告下者，經如甘誓、湯誓、桀誓等，大誥、康誥、酒誥等，皆是。後世曰詔，曰詔，曰諭，曰令，曰教，曰敕，曰聖書，曰檄，曰策，曰命，皆是。

奏議類 下告上者，經如皋陶謨、無逸、召誥及左傳季文子風、絳等諫君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疏，曰議，曰奏，曰表，曰劄子，曰封事，曰彈章，曰牋，曰對策，皆是。

書牘類 同輩相告者，經如君奭及左傳鄭子家叔向呂相之辭，皆是。後世曰書，曰啓，曰移，曰牘，曰簡，曰刀筆，曰帖，皆是。

哀祭類 人告於鬼神者，經如詩之黃鳥、二子乘舟，書之武成、金縢，禮記之辭左，傳荀偃趙簡告辭，皆是。後世曰祭文，曰弔文，曰哀

經史百家雜鈔 序例

辭曰諫曰告祭曰祝文曰願文曰招魂皆是。

記載門四類

傳誌類

所以記人者，經如堯典舜典，史則本紀世家列傳，皆記載之公者也。後世記人之私者曰墓表曰墓誌，銘曰行狀曰家傳曰神道碑曰事略曰年譜皆是。

敘記類

所以記事者，經如書之武成，金縢，顧命，左傳記大戩，記曾盟及全編皆記事之書。通鑑法左傳亦記事之書也。後世古文如平淮西碑等是，然不多見。

典志類

所以記政典者，經如周禮儀禮全書，禮記之玉制月令，明堂位，孟子之北宮鑄章皆是。史記之八書，漢書之十志，及三通皆典章之書也。後世古文如趙公救舊記是，然不多見。

雜記類

所以記雜事者，經如禮記投壺，深衣，內則，少儀，周禮之考工記皆是。後世古文家修造宮室，有記遊覽山水有記，以及記器物，記瑣事，皆是。

經史百家雜鈔總目

卷一

論著之屬一（凡論著類以孟莊韓蘇爲宗）

卷二

論著之屬二

卷三

詞賦之屬上編一（凡詞賦類上編以詩騷揚馬班張潘庾爲宗）

卷四

詞賦之屬上編二

卷五

詞賦之屬上編三

卷六

詞賦之屬下編一（凡詞賦類下編以揚班郭韓爲宗）

卷七

詞賦之屬下編二

卷八

序跋之屬一（凡序跋類以遷固柳

歐曾馬爲宗）

卷九

序跋之屬二

卷十

詔令之屬（凡詔令類以尙書漢詔陸贄歐陽爲宗）

卷十一

奏議之屬一（凡奏議類以西漢奏疏陸贄蘇軾爲宗）

卷十二

奏議之屬二

卷十三

奏議之屬三

卷十四

書牘之屬一（凡書牘類以曹王韓柳爲宗）

卷十五

書牘之屬二

卷十六

哀祭之屬（凡哀祭類以潘韓歐王爲宗）

卷十七

傳誌之屬上編一（凡傳誌類上編以馬班陳范爲宗）

卷十八

傳誌之屬上編二

卷十九

傳誌之屬上編三

卷二十

傳誌之屬下編一（凡傳誌類下編以蔡韓歐王爲宗）

卷二十一

傳誌之屬下編二

卷二十二

敘記之屬一（凡敘記類以左傳通

經史百家雜鈔

總目

鑑爲宗

卷二十三

敘記之屬二

卷二十四

典志之屬一（凡典志類以禮經暨

馬班歐史爲宗）

卷二十五

典志之屬二

卷二十六

雜記之屬（凡雜記類以韓柳歐陽

爲宗）

經史百家雜鈔目錄

卷一

- 論著之屬一
書洪範
孟子齊桓晉文之事章
養氣章
神農之言章
好辯章
離婁之明章
魚我所欲也章
舜發於畎畝章
孔子在陳章
莊子逍遙遊篇
養生主篇
駢拇篇
馬駝篇
秋箴篇
達生篇

經史百家雜鈔

目錄

卷二

- 論著之屬二
班彪王命論
陸機辯亡論上下篇
李康運命論
江統徙戎論
韓愈原道
原性
山木篇
外物篇
秋水篇
荀子榮辱篇
議兵篇
韓非子說難篇
賈誼過秦論上
過秦論中
過秦論下

- 原毀
伯夷頌
獲麟解
雜說四首
改葬服議
爭臣論
師說
柳宗元封建論
桐葉封弟辨
歐陽修本論
朋黨論
周惇頤通書
張載西銘東銘
司馬光漢中主卽皇帝位論
蘇洵易論
書論
詩論
樂論
諫論二首

一

經史百家雜鈔

目錄

二

辨奸論

反離騷

蘇軾魯隱公論

解嘲

戰國任俠論

解難

韓非論

班固兩都賦

卷三

詞賦之屬上編一

宋玉九辯

幽通賦

詩七月

賈誼鵬鳥賦

答賓戲

東山

枚乘七發

張衡兩京賦

六月

東方朔客難

思玄賦

采芑

司馬相如子虛賦

王粲登樓賦

車攻

上林賦

劉伶酒德頌

吉日

大人賦

卷五
詞賦之屬上編三

節南山

長門賦

左思三都賦

正月

封禪文

潘岳西征賦

縣

卷四

秋興賦

皇矣

詞賦之屬上編二

筮賦

崧高

揚雄羽獵賦

陶潛歸去來辭

烝民

長楊賦

鮑照蕪城賦

荀子賦篇

甘泉賦

庾信哀江南賦

屈原離騷

河東賦

韓愈送窮文

進學解

歐陽修秋聲賦

蘇軾前後赤壁賦

卷六

阿賦之屬下編一

蔣閱宮

長發

抑

賓之初筵

敬之

小惑

左傳虞箴

李斯碑山刻石

泰山刻石

琅邪臺刻石

之罘刻石

碣石刻石

會稽刻石

漢書安世房中歌

郊祀歌

敘傳

揚雄十二州箴

趙充國頌

酒箴

班固封燕然山銘

高祖泗水亭碑銘

十八侯銘

張衡綬箭銘

崔駰官箴三首

崔瑗座右銘

蔡邕光武濟陽宮碑

王升石門頌

蔡邕祖德頌

京兆樊惠渠頌

史岑出師頌

高彪送第五永爲督軍御史箴

崔琦外戚箴

士孫瑞劍銘

漢鏡銘

卷七

詞賦之屬下編二

曹植制命宗聖侯孔羨奉家祀碑

陸機漢高祖功臣頌

陸雲榮啓明贊

張華女史箴

張載劍閣銘

嵇康太師箴

潘尼乘輿箴

釋奠頌

欸虞太康頌

尙書令箴

郭璞山海經圖贊

夏侯湛東方朔畫贊

袁宏三國名臣序贊

孫綽聘士徐君墓頌

陶潛讀史述

傅玄擬金人銘作口銘

裴子野女史箴

卞蘭座右銘

王褒皇太子箴

高允徵士頌

經史百家雜鈔

目錄

四

元結中興頌

韓愈五箴

後漢三賢贊

柳宗元伊尹五就桀贊

平淮夷雅

程子四箴

范浚心箴

朱子六先生畫像贊

卷八

序跋之屬一

易乾文言

坤文言

上繫七爻

下繫十一爻

禮冠義

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序

六國年表序

秦楚之際月表序

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序

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序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序

太史公自序

班固漢書藝文志

諸侯王表序

貨殖傳序

西域傳贊

敘傳

卷九

序跋之屬二

劉向戰國策序

許慎說文序

范曄後漢書宦者傳論

韓愈張中丞傳後序

讀儀禮

讀荀子

贈鄭尚書序

送李愿歸盤谷序

送王秀才墳序

柳宗元論語辨二首

辨列子

辨文子

辨鬼谷子

辨晏子春秋

辨騶冠子

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序

五代史伶官傳序

五代史一行傳序

五代史宦者傳序

蘇氏文集序

釋惟儼文集序

釋祕演詩集序

集古錄跋尾十首

集古錄目序

送徐無黨南歸序

曾鞏先大夫集後序

中論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新序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王安石周禮義序

詩義序

書義序

馬端臨文獻通考序

經史百家雜鈔卷一

湘鄉曾國藩纂

論著之屬一

書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敘。」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敘。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用稽厥攸。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五

經史百家雜鈔 卷一 論著一

合肥李鴻章校聚

皇極：皇建其有極，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懼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厥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爲，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事而家。時人斯其嘉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不直，不剛，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巫比，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志。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

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逆，龜從，筮逆，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逆，卿士逆，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吉，用凶。——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一其敝。庶草蕃廩，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恆雨，若曰僇，恆暘，若曰豫，恆燠，若曰急，恆寒，若曰鬱，恆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恆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孟子 齊桓晉文之事章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曰：「可。」曰：「何由知吾可也？」曰：「臣聞之胡牀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烹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觴觫，若

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釐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曰：「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爲愛也，臣固知王之不忍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雖編小，吾何愛一牛？即不忍其觴觫，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之也。」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則牛羊何擇焉？」王笑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王說曰：「詩云：『他人心有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於王者，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曰：『否。』『今恩足以察秋毫之末，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然則一羽之舉，爲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爲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爲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爲也，非不能也。』曰：『不爲者，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曰：『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爲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爲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非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夫天下可運於掌。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故推恩足以保

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爲而已矣。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雖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爲甚。王請度之。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王笑而不言。曰：「爲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爲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爲是哉？」曰：「否，吾不爲是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爲，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爲之，後必有災。」曰：「可得聞與？」曰：「鄰人與楚人戰，則王以爲孰勝？」曰：「楚人勝。」曰：「然則小國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鄰敵？楚越亦反其本矣。今王發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能禦之？」王曰：「吾惛不能滿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曰：「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爲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

而可爲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政民之從之也。輕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贖，奚暇治禮義哉？王欲行仁，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頌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養氣章

公孫丑問曰：「夫子加齊之卿相，得行道焉，雖由此霸王，不異矣。如此則動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動心。」曰：「若是則夫子過孟賁遠矣。」曰：「是不難，告子先我不動心。」曰：「不動心有道乎？」曰：「有。北宮黝之養勇也，不膚撻，不目逃，思以一毫挫於人，若撻之於市朝，不受於褐寬博，亦不受於萬乘之君。視刺萬乘之君，若刺褐夫。無嚴諸侯患，聲至必反之。孟施舍之所養勇也，曰：『視不勝猶勝也。』量敵而後進，慮勝而後會，是長三軍者也。盍豈能爲必勝哉？能無懼而已矣。」孟施舍以會子，化宮黝似子夏。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賢，然而孟施舍守約也。昔者曾子謂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嘗聞大勇於夫子矣。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憚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孟施舍之守氣，又不如

會子之守約也。曰：「敢問夫子之不動心，與告子之不動心，可得聞與？」告子曰：「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可。夫志，氣之帥也，氣體之充也。夫志至焉，氣次焉，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既曰：「志至焉，氣次焉，又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者，何也？』」曰：「志壹則動，氣壹則動，志也。今夫騷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敢問夫子惡乎長？」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敢問何謂浩然之氣？」曰：「難言也。其爲氣也，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其爲氣也，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集義所生者，非義襲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我故曰：「告子未嘗知義。」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無若宋人然。宋人有閱其苗之長而不長而掘之者，芒芒然歸，謂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爲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何謂知言？」曰：「一說辭知其所蔽，淫辭知其

子不居，是何言也！昔者竊聞之：子夏游于張，皆有聖人之一體。冉牛闕子顏淵則其體而微。」敢問所安？」曰：「姑舍是。」曰：「伯夷伊尹何如？」曰：「不同道。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則進，亂則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伊尹也。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可以速則速，孔子也。皆古聖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願則學孔子也。」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來，未有孔子也。」曰：「然則有同與？」曰：「有。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爲也。是則同。」曰：「敢問其所以異。」曰：「宰我子貢有若智足以知聖人，汗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子貢曰：『一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遠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丘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

孟子神農之言章

有爲神農之言者許行，自楚之滕，闕門而告文公曰：「遠方之人，聞君行仁政，願受一廛而爲氓。」文公與之處，其徒數十人，皆衣褐，捆屨織席以爲食。陳良之徒陳相，與其弟辛，負耒耜而自宋之滕，曰：「一聞君行聖人之政，是亦聖人也，願爲聖人氓。」陳相見許行而大悅，盡棄其學而學焉。陳相見孟子，道許行之言。

曰：「陳若則誠賢君也！雖然，未聞道也。賢者與民並耕而食，秦而治。今也，陳有倉廩府庫，則是厲民而以自養也，惡得賢？」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曰：「許子冠乎？」曰：「冠。」「許子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爲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鬲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爲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以粟易械器者，不爲陶治。」陶治亦以其械器易粟者，豈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爲陶治？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爲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爲也。」「然則治天下，獨可耕且爲與？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爲備，如必自爲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勞心，或勞力。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治人者食於人。天下之通義也。當堯之時，天下猶未平，洪水橫流，汜濫於天下，草木暢茂，禽獸繁殖，五穀不登，禽獸逼人，獸蹄鳥跡之道交於中國。獨獨憂之，舉舜而敷治焉。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禽獸逃匿。禹疏九河，瀦濟漯而注諸海，決汝漢，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後中國可得而食也。當是時也，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雖欲耕，得乎？後稷教民稼穡，樹藝五穀，五穀熟而民人育。人之有道也，飽飲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放勳曰：

「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聖人之愛民如此，而暇耕乎？堯以不得舜爲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己憂。夫以百畝之不易爲己憂者，農夫也。分人以財謂之惠，教人以善謂之忠，爲天下得人者，謂之仁。是故以天下與人易，爲天下得人難。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君哉，舜也！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其心哉？亦不用於耕耳。吾聞用夏變夷者，未聞變於夷者也。陳良，楚產也，悅周公仲尼之道，北學於中國。北方之學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謂豪傑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數十年，帥死而遂倍之。昔者孔子沒，三年之外，門人治任將歸，入垓於子貢，相嚮而哭，皆失聲，然後歸。子貢反，築室於垓，獨居三年，然後歸。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若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張、曾、子、曾曰：「不可！」洎漢以灌之，秋陽以暴之，皸皸乎不可尙已。今也，南蠻鵠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師而學之，亦異於曾子矣。吾聞出於陶谷遷於喬木者，未聞下喬木而入於陶谷者。魯頌曰：「伐狄是陶，湘舒是喬。」周公方且將之，子是之學，亦爲不善變矣。」「從許子之道，則市買不貳，國中如僞，雖便五尺之童適市，莫之或欺。布帛長短同，則買相若；麻縷絲絮輕重同，則買相若。五穀多寡同，則買相若；鴈大小同，則買相若。」曰：「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伯，或相千萬，子比而同之，是亂天下也。巨屨小屨同買，人豈爲之哉？從許子之道，相率而爲僞者也，孰能治國？」

家？

孟子好辯章：

公都子曰：「外人皆稱夫子好辯，敢問何也？」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當堯之時，水逆行，氾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下者爲巢，上者爲窟，窟曰：『涿水警余。』涿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涿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險阻既遠，鳥獸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以上禹〕堯舜既沒，聖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壞宮室以爲汙池，民無所安息。棄田以爲園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說暴行又作，國困汙池，沛澤多而禽獸至，及紂之身，天下又大亂。周公相武王，誅紂伐奄，三年討其君，驅飛廉於海隅，而戮之，滅國者五十，驅虎豹犀象而遠之，天下大悅。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以上周公〕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以上孔子〕聖王不作，諸侯放恣，處士橫議，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歸楊則歸墨。楊氏爲我，是無君也；墨氏兼愛，是無父也。無父無君，是禽獸也。公明儀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說誣民，充塞仁義也。仁義充塞，則率獸食人，人將相食，吾爲此懼。閑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

說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以上孟子自敘〕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詩云：『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無父無君，是周公所謂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誣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

孟子離婁之明章

孟子曰：「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不以規矩，不者成方員。師曠之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堯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不可法於後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詩云：『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聖人既竭目力焉，繼之以規矩準繩，以爲方員平直，不可勝用也。既竭耳力焉，繼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勝用也。既竭心思焉，繼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故曰：『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爲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謂智乎？〔以上言爲政宜遵先王之法。〕是以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衆也。上無道揆也，下無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義，小人犯刑，國之所存者幸也。故曰：『城郭不完，兵甲不多，非國之災也；田野不辟，貨財不聚，非國之害也。』上無禮，下無學，賊民興，喪無日矣。〔以上言上下皆當納於法度之中。〕詩曰：『天之方懟，無然泄泄。』泄泄，猶沓沓也。

事君無義，退還無禮，言則非先生之道者，猶容容也。故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仲子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以上言爲臣者當以道事君。）

孟子魚我所欲也章

孟子曰：「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魚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義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義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於生者，故不爲苟得也。死亦我所惡，所惡有甚於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於生，則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惡莫甚於死者，則凡可以辟患者，何不用也？由是則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則可以辟患而有不爲也。」（以上言欲有甚於生惡有甚於死。）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嗛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跽而視之，乞人不屑也。萬鍾則不辨禮義而受之，萬鍾於我何加焉？爲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之窮者得我與，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宮室之美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妻妾之奉爲之，鄉爲身死而不受，今爲所識窮乏者得我而爲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以上就惡有甚於死，指出人之本心。）

孟子舜發於畎畝章

孟子曰：「舜發於畎畝之中，傅說舉於版築之間，膠鬲舉於

魚鹽之中，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故天將降大任於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爲，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人恆過，然後能改，困於心，衡於慮，而後作；徵於色，發於聲，而後喻。入則無法家拂士，出則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然後知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

孟子孔子在陳章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狂乎！狂者進取，獵者有所不爲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以上由中行引入狂獵。）「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何以謂之狂也？）曰：「其志嘒嘒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以上狂。）「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獵也；是又其次也。」（以上獵。）「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曰：「何以是嘒嘒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誦讀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罔然媚於世者也，是鄉原也。」（以上鄉原與狂獵互說。）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爲原人，孔子以爲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衆皆悅之，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

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以上鄉原之可惡。)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秀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匿矣。」

莊子逍遙遊篇

北冥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於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搏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闕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蜩與學鳩笑之曰：「我決起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適莽蒼者三稔，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蟪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爲春，五百年爲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爲春，八千歲爲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衆人匹之，不亦悲乎！湯之問棘也是已。窮

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脩者，其名為鯢。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此小大之辯也。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至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殫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實乎？鶴鵠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予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有逕庭，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飛，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